

〔俄〕高尔基著 陆桂荣译 漓江出版社

我的大学

М. ГОРЬКИЙ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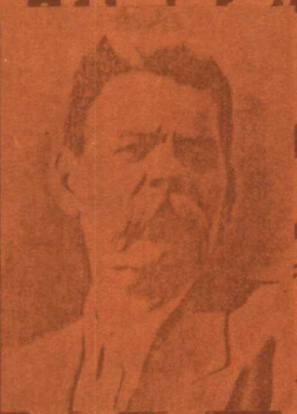


我的大学

[俄]高尔基著

陆桂荣译

漓江出版社



我的大学

[俄]高尔基 著

陆桂荣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96年7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8次印刷

印 数: 125001—145000 册

ISBN7—5407—1948—6/I·1208

定价: 8.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我终于乘船去喀山大学上学了^①。

我想上大学的念头是受了一个叫尼·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的开导而产生的。他是个可爱的青年，长得又漂亮，有一双女性的温柔可亲的眼睛。当时他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住在阁楼上。他常常看到我手里拿着书本，这就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让我相信：我有“罕见的科研能力”。

“您天生是为科学服务的！”他对我说，同时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似的长发。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即使是个只起着家兔作用的人也能为科学服务的。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如此令人信服地向我表明：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小伙子。不消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的阴魂也被惊动了。叶夫列伊诺夫说，我去喀山后可以住在他那

①时间大约是在1884年夏末或初秋。

②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著名学者、诗人。

儿，用一个秋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我就能完成中学的课程。只消考好“随便几门”课程(他是这样说的：“随便几门”)，大学里就会提供我助学金，再过那么五年工夫，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所有这一切看来都非常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那时只有十九岁，而他又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考完试后，就离开这儿了。过了两周，我随他之后，也动身了。

我外婆送我时劝告我：

“你啊，不要再跟人家斗气了，你老是使性子，又厉害又高傲！这都是外公传给你的。可你外公算什么？这苦命的老头子，活着活着，结果成了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件事：上帝不判断人们的是非，只有魔鬼才喜欢干这事呢！好啦，告别吧……”

她一面擦去她那褐色的、松弛的脸颊上的寥寥几颗眼泪，一面说道：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个坐不住的孩子呀，要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呢？我就要死了……”

前段时间，我离开了这个可亲的老人，甚至很少和她见面；此时此刻，我突然痛苦地感觉到，以后我已经再也见不到这个如此贴心的亲人了。

我站在轮船的尾部，瞧着她在那边码头的边缘，用一只手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巾的角擦着她的脸和那双充满着对人们无限怜爱的光芒的黑眼睛。

于是我就到了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座狭小的平房住所里。这座小屋孤零零地屹立在一条陋巷尽头的小土山上。小屋的一堵墙对着那片荒凉的、失过火的场地，在这片荒地上，长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个坐不住的孩子呀，要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呢？我就要死了……”

出了密密层层野草；在长着苦艾、牛蒡和酸模的杂草丛中，接骨木的灌木林里隆起一片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地窖。一条条无家可归的狗栖息在那里，也死在那里。这个地窖我将永志不忘，它是我所上的几所大学中的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她母亲和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少得可怜的抚恤金为生。在刚到这儿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时看到这个脸色苍白而又瘦小的寡妇从市场回来，把买回的东西摊在厨房里的桌子上，她十分困窘，发愁地算起了一个难题：怎样用这些小块的肉为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即使不把她自己算在内，做顿有足够数量的美餐呢？

她沉默寡言，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凝集着宛如一匹耗尽全力的母马那种绝望、温顺而倔强的劲儿，这匹可怜的马儿拉着大车上山，它知道：“我拉不动了”，可是它仍然在拉着！

在我到这里的第四天早晨，我到厨房里帮她洗菜，当时孩子们还在睡觉。她低声而谨慎地问我道：

“您来这里干什么？”

“来念书，上大学。”

她扬起双眉，连同脑门上发黄的皮肤一起向上挪动。一不小心，菜刀切破了她自己的手指；她一边吮吸着伤口的血，一边坐到了椅子上，但立即又跳了起来，说道：

“啊，见鬼……”

她用手绢裹好切伤的手指，接着夸奖我道：

“您削土豆真在行。”

是啊，还能不在行！于是我把曾经在轮船上干活的事讲给她听。她问道：

“您以为，凭这点本事，您就能上大学了吗？”

那时候，我对幽默一窍不通。我非常认真地对待她的提问，讲述了我的行动步骤：我完成计划之后，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在我面前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

“啊，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到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眼惺忪，一头乱发。他总是乐乎乎的。

“妈妈，能包顿饺子吃就好啦！”

“嗯，好吧。”母亲同意地说道。

我想炫耀一下我对烹饪艺术的知识，便说道，“这肉做饺子不好，并且也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立刻大发雷霆，对我说了几句很厉害的话，以至于使我双耳充血、发胀起来。她将一把胡萝卜扔到桌上，离开了厨房。尼古拉向我挤了挤眼，解释她的举动：

“情绪不好……”

他在板凳上安坐下来，接着告诉我：女人，总而言之，都比男人更神经质，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一位名望很大的学者，好像是个瑞士人，对这一点作过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对这个问题也谈了一些类似的见解。

尼古拉很喜欢教导我，于是他就利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给我灌输一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后来，我竟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①三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脑袋：是拉瓦锡^②砍了杜模力^③的脑袋呢，还是恰恰相反呢？这位漂亮可爱的青年真诚地希望“把我教育成人”，他很有信心地向我保证要这样做。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应有的条件来认真地教我。他那少年的轻率和自我陶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怎样使尽全力、煞尽心机地支撑着家庭。他的弟弟是个沉默寡言、难以共处的中学生，就更觉察不到这一点了。而我早已对厨房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的微妙了如指掌。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女人随机应变的本领，她不得不天天欺骗自己孩子的肚皮，并且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外来年轻人。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像一块石头那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着手寻找工作，不论什么样的工作。一大早，我就离开家，为了避免吃闲饭，遇上恶劣的天气，就躲进那荒地上的地窖里，坐在那里听着倾盆大雨和呼呼的风声，嗅着死猫死狗的臭味，我很快就领悟到：上大学——这只是个梦想而已，如果当初我去了波斯，也许会明智多了。于是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胡子的巫师，一使魔法，就能让谷粒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土豆长到一普特^④重。总而言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走得极度艰难的大地，臆想出了不少造福于民的事来。

①佛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拉罗士佛克(1613—1680)，法国作家。拉罗士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脑。

②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③杜模力(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

④一普特合16.38公斤。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一些异乎寻常的奇遇和伟大的献身行为。在生活艰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艰难的日子太多了，所以我更加善于幻想了。我并不期待他人的援助或希冀于幸运的机遇，我的意志逐渐磨练得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越聪明了。我很早就已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反抗中得到造就的。

为了不挨饿，我经常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在那儿可以很容易地挣得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儿，在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痞棍中间，我感觉到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烧红的煤炭里的生铁。每日，我脑海中充满了大量强烈的、火辣辣的印象。在那儿，那些赤裸裸地贪求的、生性粗鲁的人们在我面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那种对生活的憎恨，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持有的嘲笑和敌视，对自己却无忧无虑的态度。我以往的亲身经历驱使我和他们接近，投入到他们那个颇富刺激性的圈子里去的愿望油然而生。我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①的作品和大量“低级趣味的”小说更激起我对这个阶层的人们的好感。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经是师范学院的学生，而今穷途末路，还患有肺病。他巧舌如簧地开导我：

“你怎么像个姑娘，老是畏畏缩缩的，你是否害怕失去童贞？对姑娘说来，贞操是她全部的财富。可对你说来，那只不过是枷锁罢了。公牛倒挺规矩，那是它吃饱了干草的缘故！”

巴什金有一头浅棕红色的头发，像演员那样把脸刮得光光的，他那矮小的身材，机灵柔软的动作很像一只小猫。他以教师

^①勃来特·哈特(1839—1902)，美国小说家。

和保护人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获得成功和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最喜欢读的是《基度山伯爵》^①。

“这本书中既有目的，又有真情。”他说道。

他很喜欢女人，谈论起女人来津津有味，兴高采烈，那衰弱无力的身体也痉挛起来；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感到厌恶，然而我还是注意地听着他的谈论，觉得他的话语十分优美动听。

“娘们儿，娘们儿！”他唱歌似的说道，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那双黑黑的眼睛闪烁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娘们儿，我任何事情都肯干。对女人来说，这像魔鬼一样，根本不存在罪孽！再也找不到比活在世上爱恋着女人更好的事啦！”

他是一个很有讲故事天才的人，并且还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爱情的扣人心弦的哀歌。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的各个城市。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就是他创作的：

我家一贫如洗，我又不美，
粗衣淡饭，不穿绫罗绸缎。
仅仅为这，贤惠淑女
难结良缘……

有一个搞黑行当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个人

^①《基度山伯爵》又译作《基度山恩仇记》，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相貌端庄，穿着讲究，有乐师那样纤细的手指。他在舰船修造厂区开了一个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牌子，然而干的是销赃的勾当。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去学那些小偷小摸的混帐事儿！”他微微眯起他那狡猾而果断的眼睛，神气地捋着斑白的胡须，对我说道，“我看得出来，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生活的人。”

“看重精神生活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看重精神生活的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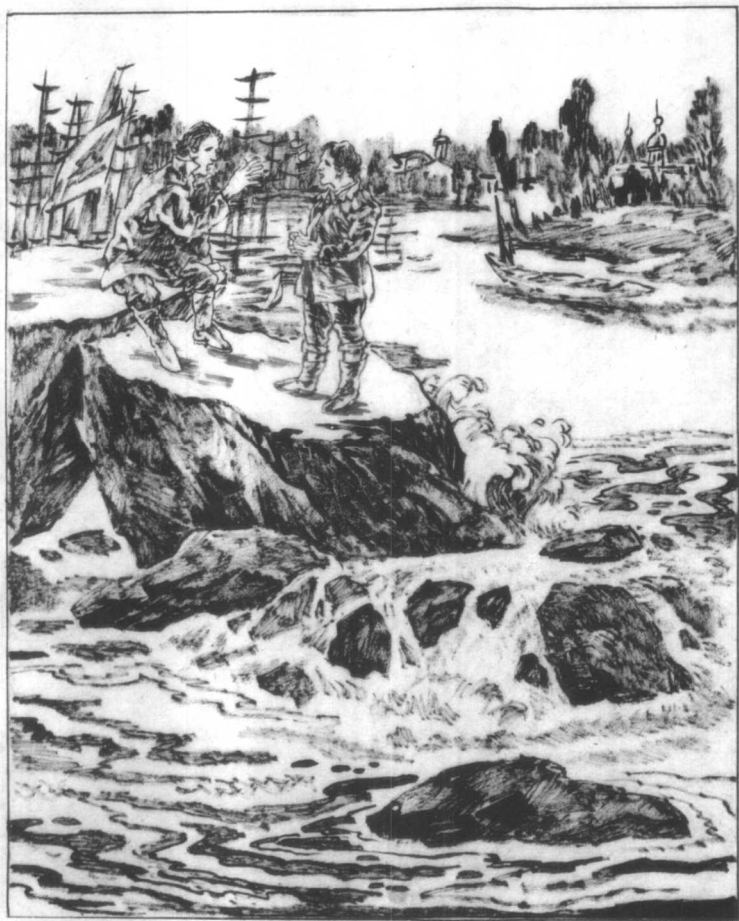
这样说我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对许多人和许多事都很羡慕，顺便提一提，巴什金那奇特的诗歌般的调子，出人意料的比喻和用词，他讲话的才能，就使我羡慕不已。我记得他讲的一个爱情故事的头是这样的：

“一个朦朦胧胧的夜晚，我像一只伏在树洞里的鸱，呆在穷困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旅店里。正当秋季，十月份，下着绵绵细雨，风儿不时吹刮，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慢声唱着没有尽头的哀歌：噢—噢—噢—呜—呜—呜……”

“……瞧，她来了，她步履轻盈，肌肤红润，宛如日出时的彩云，她那纯洁的眼神却是伪装的。她以恳切的声音说道：‘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我明知她在撒谎，却相信这是真话！凭理智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而情感上我怎么也不相信她在骗我！”

他一面讲着，一面有节奏地摇摆着身子，眼睛半开半闭，不时用手轻轻地摸摸自己的心窝。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但是所说的话语却娓娓动听，有如夜莺



我觉得他的话语十分优美动听。

的歌声那样扣人心弦。

我也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特别有趣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和布哈拉，非常气愤地嘲笑高级僧侣们的生活。有一次他竟神秘地讲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干自己的事儿是个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里描写的一类“坏人”，小说结尾时，出乎读者意料之外，这些“坏人”竟变成了宽宏大量的英雄人物。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喀山小河，来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在那儿一面吃喝，一面交谈着各自的事情。谈得更多的是有关生活的错综复杂，奇怪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纠葛等等，对女人更是大谈特谈。他们怀着愤恨、忧伤的心情谈论女人，有时谈得感人肺腑；他们几乎总是怀着一种向黑暗窥视的感觉——在那黑暗中充满了非常可怕的意料不到的事情。在那星光暗淡的黑色天幕下，浓密地长满柳丛的闷热洼地里，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三夜。这儿临近伏尔加河，因此夜晚空气很湿润，船上的桅灯酷似一只只金色蜘蛛在黑暗中向四面八方爬去。在那黑压压一大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一条条火龙，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饭馆旅店和村民住房的窗户发出的光亮。轮船的轮片打击着河水，发出低沉的声音。水手们在驳船队上，异常紧张地狼嚎般吼叫着，某处有人一边用锤子敲击着铁板，一边拉长了声音凄凉地歌唱，稍稍地排解着心灵的忧伤，歌声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忧愁。

更令人忧愁的是听着这些人低声倾泻内心的话语——他们思考着生活，各自诉说自己的事情，几乎谁也不听谁的。他们在

灌木林里或是坐着，或是躺着，吸着烟卷，偶尔（不贪婪）喝一点伏特加和啤酒，然后他们追溯着一件件往事。

“瞧，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黑夜中，趴在地上的一个人说道。

听完了他所讲的事情，人们都同意地说：

“常有这样的事，都是常有的事……”

“有过”，“这是常有的”，“有过不少呢”，我听着这些话，觉得今夜人们已经活到了生活的尽头，一切都已经有过，再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这使我和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来推理，如果我和他们走同一条路是十分自然的。我那向上爬和上大学念书的希望受到了凌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们靠近起来了。在那饥肠辘辘、满腔愤怒和苦恼烦闷的时刻，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去犯罪，不仅仅是去反对那“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主义不允许我脱离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那时候，除了人道主义的勃来特·哈特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以外，我已经读过不少严肃的书籍，这些书鼓励我去追求某种还不十分明确的东西，这个东西比我见过的一切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就在这个时期，我又认识了几个人，得到了一些新观感。一群中学生常常到叶夫列伊诺夫住所旁边的空地上来玩击棒游戏。其中有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那黝黑的皮肤，有些发青的头发，很像日本人。他满脸雀斑，仿佛脸上擦进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玩起游戏来很机灵，谈起话来很俏皮，他身上充满着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差不多